

趙爾豐·端方·田澂葵

陳 言

辛亥在川被殺的滿清三大員

趙爾豐，原籍山東濟寧州人，清初其祖投入莊王府（清初封宗室功臣八家爲世襲罔替的親王，號稱八鐵帽子王，莊親王其一也），爲包衣漢軍旗。（包衣二字，即奴才之意，凡各王府親貴之世僕均另編爲包衣旗，內中以漢軍爲最多，也有他族的，但很少，滿洲人則不編入包衣旗。包衣分爲三色，號稱下三旗。凡入包衣旗的人，永久是所投入之王府或公主府的世僕，這奴籍是不容易脫去的。如果要脫去奴籍，只有兩種方法，一是對國家有大功或對所隸之主人有大功，特准脫旗；一種是報効大量的金錢，給所隸屬的主人，贖除奴籍。趙家至趙爾巽貴至總督時，曾以大量金錢，贖出奴籍，轉入漢軍旗。）以內務府筆帖式起家，又因乃兄趙爾巽（清末東三省總督，曾任湖廣四川總督）關係，保舉爲二品頂戴的候補道，分發四川省候補。

「趙屠戶」剿匪起家

其時，四川總督爲蒙古人錫良（號清漪），因與趙爾豐爲同年翰林，很器重他。趙爾豐爲人膽大，雖然是出身內務府，但是沒有染上旗人頹廢不振作的習慣。他到四川候補不久，錫良便委他做川南鹽務總局的總辦。當時這是一個搞錢的

肥缺，爾豐却没有去搞錢，反而從事整頓「稱手」，把後任搞錢的路子打斷，但是公家收入加了许多，鹽民鹽商也都感恩戴德。因爲這個關係，更爲錫良所看重，不久就奏補他做實缺川南分巡兵備道。川南道所轄的區域是四川嘉定府敘州府瀘州直隸州一帶，地方非常富足，產糖產鹽產酒。但是那時全四川省，以土匪而論（四川土語叫「棒老二」），也以川南爲最兇。川南與雲南的昭通、貴州的畢節等地接壤，但是雲、貴兩省對四川的交通，除了單身行人，還可以結隊勉強通過，大幫貨運早已絕跡，尤其是畢節同川南，從咸豐初年起，道路一直是阻塞的，單身走道都不可能。爾豐就任川南道後，他把道署許多黑費——化私爲公，將它拿來編練了五、六百個親兵小隊。他就憑着這五六百個親兵小隊，親身督率，不到兩年，不但把川南境內的土匪肅清，他還帶兵越境剿匪，把雲南貴州靠四川的大幫土匪都給他打垮了。叫這先後近五、六十年被阻不通的兩省交通大道，恢復太平景象，通行無阻。他唯一的方法，第一是勇敢不放鬆，一得着情報，馬上就動身去打，而打又打得徹底，從來不拖泥帶水的，養匪遺患。第二是殘暴的殺戮，他在川南道三年，報到總督衙門，有姓有名，而明說是當場格斃

的土匪，已經將近四千人，還有連姓名都沒有的，也不呈報，就由他處置死的，聽說還要加倍。據當時四川人估計，他這三年真的格斃不算在內，他至少殺了將近萬人。在當時這個數目，實在駭人聽聞。因此四川人公送他一個渾號，叫做「趙屠戶」。當時川南一帶，提起趙屠戶，不但一般人爲之談虎色變，連小孩子哭，也可以趙屠戶三字止住他們的小心靈，而不敢放聲的啼哭。

平藏邊之亂主設行省

趙爾豐在四川川南道任內，剿匪成績優異，不僅大得四川總督錫良的重視，連北京政府也很賞識。那時駐藏辦事副大臣鳳山（湖北荊州駐防旗人，在四川做官時間很久，有能吏酷吏之名，後來以二品頂戴調任駐藏副大臣。）因爲虐殺藏邊民衆和喇嘛，激起鄉城大喇嘛寺的變亂，鳳山死於亂軍之中，鄉城喇嘛揭竿而起，進犯川邊，滿清政府令四川省出兵平亂。錫良那時專摺奏保趙爾豐，以頭品頂戴川藏邊務大臣的名義，率領四川巡防軍二十營（每營只有不到三百人，二十營合起來，也不過五千人左右。巡防營是那時的省防軍編制，其營規與方法，大多數是模仿湘淮軍，武器多數是舊式的鉛子步鎗。統率的

人多為湘淮軍出身的武弁，或為毫無所知，而為總督親信的道員之類的官吏。）遠征鄉城。鄉城的喇嘛也震於趙爾豐在川南殺人之威，這種毫無組織的烏合之衆，自然是經不起一擊而潰。趙爾豐在鄉城又老脾氣重犯，把鄉城的藏人與喇嘛們，像砍瓜切菜的大殺一頓，這種未開化的民族裏，殺自然是一個立威的辦法。不久不僅鄉城變亂平息，趙爾豐還上了一個奏摺，主張一方面把藏邊與四川雅州府十六處合併，改土歸流設一新行省，一方面對西藏用兵，切實的執行政教劃分，班禪達賴，只許管教，不許干政，改駐藏辦事大臣為西藏總督，治理軍民政務。當時趙爾豐是頗有雄心，想去開關西藏，以首任西藏總督自許。後來民國設立西康省，仍舊脫離不了趙爾豐第一項主張（改土歸流）。

與四川軍政府談和

趙爾豐做川藏邊務大臣的時候，錫良已經調任雲貴總督，四川總督放了他的胞兄趙爾巽繼任。川藏邊務，得着這個機會，自然是蒸蒸日上，大有作為。不料趙爾巽又調離四川，四川省士紳因為反對鐵路收回國有，組織保路同志會，清廷因為爾豐在川任官日久，情形熟悉，便升任爾豐為四川總督，川藏邊務大臣仍由趙兼，由趙保薦人就近護理。（趙保一姓傅的四川人以道員護理，名叫傅崧林。）

趙爾豐的性格是暴躁一型的，回到成都不久，就同保路同志會開翻，其初趙還想用對付川南土匪和鄉城喇嘛的方法，後來看見對手方不是這

樣的易與，四川袍哥組織起來了，形勢日非。周孝懷（當時的臬臺，浙江諸暨人，而生長於四川的，留學日本，曾任四川的巡警道勸業道。）這樣深通川情的官吏，又力加阻止，他所認為心腹的軍隊，又遠在川邊，他便束手無策只好反過來同保路同志會談和，一面請清廷另派繼任總督，他還想回到川藏邊務大臣的本任。

清廷便派了端方做查辦大臣，岑春煊繼任川督。岑因與慶親王不睦，請假留居上海租界，清廷知道趙在川的威望已失，不可一朝居，便下令岑未到任以前，由端方署理。誰知正當這個時候，武昌起義了，端方畏首畏尾，留居重慶，不敢西上。那時沒有無線電，因為陝西和湖北的動亂，電桿多被破壞，電報不通。同時謠言四起，說清廷已讓位，又說太后皇帝已逃赴天津，坐船逃到日本避亂去了，滿清愛新覺羅氏皇朝已經滅亡。在這謠言熾起的時代，趙爾豐的強悍之氣消失了，他便聽了周孝懷一般人的主張，同他的對頭，保路同志會的士紳們（蒲殿俊為首，蒲當時為四川省諮議會的議長）談和。結果是他把總督印信交給省諮議會，由省諮議會另組軍政府，但四川軍政府不但須保障趙個人及全家的安全，還得讓他回到川邊去，並且許可他做總督府一千多的衛隊帶走。川藏邊務的器械糧餉，四川軍政府仍須照常供給，在這許多優越條件之下，趙、蒲的協定成功了，四川軍政府也成立了。

但是趙爾豐及其衛隊與全家，仍駐在總督府衙門，軍政府却設立在舊式貢院裏（考舉人的考試場所）。蒲殿俊做軍政府的正都督，因為他是文人，便舉了當時新軍四川第十七鎮的統制朱慶瀾做副都督。（朱是浙江人，當時是候補道任第十七鎮統制，後來做黑龍江省長、廣東省長，到民國國民政府成立以後，朱曾任全國救濟委員會委員長，至抗戰發生後始逝世。朱本為奉天省巡檢出身，以善於剿匪為趙爾巽賞識，提拔到候補道。爾巽任四川總督時，調任駐四川之第十七鎮統制。）

欲毀協議挑唆兵變

當時四川軍人新舊異常不和，新舊軍人鬪毆的事常有。新軍軍人多數表同情於軍政府，但可惜的是新軍每支鎗只有五粒子彈，還須存在營部，不發給士兵，服勤務的士兵，每支鎗給予子彈三粒。所以新軍訓練武器雖好，却無所用其技。而巡防營（省防軍）則子彈充足。但是巡防營的士兵都是些禮字號的袍哥，智識有限，統率的人又毫無智識。平時對新軍多採取仇視，今見朱慶瀾以外省籍的新軍統帥做了副都督，他們便由嫉而恨，再由恨而畏，便有些不自安起來。正當此時，又來了一個傳說，說滿清並未退位，湖北起義的革命黨已經被袁宮保（世凱）打平了。趙爾豐同蒲殿俊簽約讓位，是認為滿清已經跨了，他的後臺不在了，如今聽說滿清皇朝依然存在，而且湖北革命黨人又已失敗，深悔當時簽約讓位的上當，他便利用當時巡防營對新軍嫉恨畏懼心理，從中煽動，企圖挑起一次大規模的兵變，他好借口新軍政府不能維持地方治安為口實，出來復辟。誰知事機不密，被新軍政府知道了

，新軍政府也是以袍哥作羣衆基礎的，於是川籍的袍哥們叫出一個口號，就是後來紛擾了多年的「川人治川」。東較場巡防營開餉變兵變實際的人數不過三營人，多數巡防營却採取了旁觀的方式，沒有加入。

尹昌衡拂曉突擊

新軍政府的蒲、朱是給這一次的變亂開倒了，但是繼蒲、朱的，變成了新式的職業軍人尹昌衡。蒲是書生，朱與趙家有舊，蒲、朱在臺上，趙至少安全性要強些，蒲、朱一走，尹昌衡感覺着「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便借口檢查行人，搜出趙爾豐給川藏邊防軍的命令，叫川藏邊防軍回戈四川，推倒四川軍政府，四川軍政府爲自衛起見，不能不採用緊急措施。（這個事實不得而知。但是趙爾豐派使巡防營開餉，則確是有據，依之推斷，尹昌衡說搜檢出趙爾豐叫川邊軍回戈的密信，恐怕也是事實。）在十一月（陰曆）的某一個拂曉（日期忘了），尹親自帶了約近一千人，包圍總督府。趙爾豐的衛隊是到四川總督任之後招募來的，多數是袍哥，早經幫會的疏通，尹軍包圍時，並未遇着頑強的抵抗，很容易的就舉手投降。等到尹部陶營長（名忘）率數十人直闖內室，絲毫沒有阻攔。直到趙的臥房，趙的一個隨身婢女却閉鎖拒敵。不幸一鎗未中，給陶營長一刀砍去半個頭顱。趙爾豐那時才在起身，只穿了一只靴子，便給陶營長帶去的士兵們拉了就走。走出內室，爾豐要坐轎子，給一士兵打了一耳光，左右一邊一個人，拉了就走。走到軍政府

。尹昌衡升堂問他，爾豐說：現在還有甚麼話好說，你們要怎樣辦，就怎樣辦好了。尹昌衡便命令殺頭。仍由兩人挾持，走到明遠樓，（離貢院大門不遠）趙不肯走了，說就是這裏罷。說罷在手指上脫下一個鑽石戒指給挾持士兵說：我要一個紅呢氈（前清殺大員是用紅氈鋪地的）。好在四川貢院附近，就有的是舊衣貨店，不久就送來一條大半舊的紅氈，另外又送來一碗高粱酒。趙爾豐拒絕了酒，却盤腿坐在紅氈上，低下頭來，用手抹着後頸項嘆氣，正在這個時候，陶營長用了一把大砍刀，往後邊一刀砍下，連手掌連人頭一齊落地，殺人一生的趙屠戶，就這樣了結。

馬夫行刺一段插曲

尹昌衡在殺了趙爾豐之後，立刻親自騎了一匹高頭大馬，用竹竿把趙爾豐的首級挑起，用了鼓號及全副武裝的士兵三、四百人，押着在成都各熱鬧的街市上遊行示衆。走到了成都最繁盛的東大街時，忽然鑼聲連珠的響，但是尹昌衡沒有被打着，僅僅把尹的侍衛打傷了一個。一時人聲大亂，但是兇手並沒逃走。兇手逮捕了，姓趙名壽，二十二歲，山東人，是趙爾豐的馬夫。手中所持的是一支不到三寸長的小白朗寧手鎗，一共只有五粒子彈，子彈已經放完了。尹昌衡親自詢問他，他說：「我目的是爲主人報仇，仇既沒有報到，我的心已經盡過了，我也不跑，你們願意把我千刀萬剮，我是死而無怨。」尹昌衡聽了這一篇慷慨陳詞，頗有感動，不但不殺他，反而給他二十兩銀子，叫他回山東原籍。趙壽銀子也不要

，謝也不謝尹一聲，就這樣的揚長而去。聽說後來趙壽是偕同趙爾豐的家屬，護送趙爾豐的靈柩回到山東去了，至於趙壽以後怎樣就不得而知。趙爾豐殺了一輩子的袍哥，而臨死時却有此一婢一僕，這樣的對他忠誠，實在令人愛慕。可惜我對趙爾豐私生活方面知道得太少，不然對於他何以能得此一婢一僕的赤心報答，是一個可以深加研究的問題。

四川政局的後遺症

趙爾豐這一次派使巡防營兵變，不但提早斷送了他個人的生命，而且把四川的軍政大權，由文人移轉到職業軍人和一些行伍出身的武夫手裏，使得四川紛擾了十幾年，內亂至千餘次，一直到快要對日抗戰，四川割據局面才漸漸的崩潰，然而富庶的四川是元氣大傷了。第二件事，是因爲趙爾豐被殺的消息傳到川藏邊區，趙爾豐帶去的士兵譁變，傅某隻身走避，四川、西藏邊境經營將近十年的基礎，毀於一旦，使經營川藏邊區的計劃全部瓦解。這在整個中國的發展與開拓上，都是不可衡量的損失。

端方，號午橋，一字陶齋；滿清正白旗人（滿州、蒙古、漢軍，其人民之分隸，以清初所訂之軍旅組織，各爲八旗；計爲正黃、正紅、正白、正藍、鑲黃、鑲紅、鑲白、鑲藍。外則有「包衣」三旗，稱下三旗）。

八旗中以正黃、正紅、正白爲貴，多爲皇族、貴族、國戚、功臣；清例有功者得升旗，即由鑲旗升爲正旗。端方生長北京，知詩書，略曉繪畫，

喜唱崑曲二簧，工笛簫胡琴，更喜歡搜集古董字畫金石。少年曾入內務府當差，後來捐了一個「郎中」（官名，類似今日部會中之簡任職。）在戶部混了一陣。因為他是滿洲人，而且在旗門子裏像端方這種人是很少見的，於是受知於榮祿（清末權相領戶部尚書，亦滿洲正白旗人。）因榮祿的提拔，便漸漸的做到督撫。

侍候張之洞的一段

他外放督撫第一任是湖北，那時湖廣總督是張之洞，（湖廣總督兼轄湖北湖南兩省，駐在湖北省會之武昌，與湖北巡撫同城。）清末總督權勢一天比一天大，同城督撫多不相容，張之洞三任湖廣總督，（除湖廣外，則為調任或調署兩廣、兩江總督，但張的湖廣總督底缺始終沒有開去。）作了近二十年的兼圻封疆大吏，自認資格老、聲望高，同時督撫中，除了李鴻章外，其餘的都不在眼下，因此與當時同城的湖北巡撫老老、是搞不好，常常的弄得同城督撫不但彼此不見面，而且互用專摺奏參。當時的中樞政要（指滿清皇室們）因為大權早已旁落，張之洞又是東南重鎮之老督撫，無論如何，總得將就他。因此左一個巡撫不好，換右一個，還是搞不好。到後來，不知怎樣換上了端方；端方因為讀過一些詩書，自知年紀尚輕（不到五十歲），輩份又低，對張之洞非常恭敬，無事時，陪張談天說地，尤其是古董字畫，他都很內行。在過去老是鬧麻煩的環境中，端方於是大受張之洞的贊賞。正當劉坤一、周馥一般老輩總督都先後死了，張之洞便密

保端方才堪大用。因為端是滿洲人，滿清政府便落得借此機會，升任端做東南唯一要樞，欽差南洋通商大臣兩江總督。

端方在湖北巡撫任內是小心謹慎，伺候這位老前輩的總督大人；遇事都很虛心，不但張之洞喜歡他，滿清皇室和北京的滿清官僚，不但各方對他口碑不錯，居然還能同張之洞處得好，總算能幹、不錯，就是那時湖北人民，對這位和氣一團的巡撫，也感覺得易於親近；湖北籍京官們，更因為端方的手面闊大，應酬周到，對端頗有好評。端方由一個與總督同城的巡撫，一下就升任兼圻封疆，還掛欽差銜，固然是由於他是滿洲人，而端方平時的八面玲瓏，買得各方的好感，使這個異數升遷，如同水到渠成，不能不說端方是當時唯一的滑吏。

「端陶齋」收藏宏富

端方到兩江總督任之後，因為自己已經獨立成了一個局面，不再寄人籬下，氣象就不同了，作風也漸漸的改了。這作風向着滿清世族中多數犯的一個毛病「驕」字上面發展。（驕字含義甚多，如充潤，如任氣等等，其他含義多難以言傳，勉強解釋他，就是一般所謂執拗與北京獨有的京混子兩種氣味混合體。）對於古董字畫金石之類，除了等於收受賄賂的贖贈以外，更加以巧取豪奪，及用重金購買。不到十年光景，端陶齋的收藏，成了聲震宇內。陶齋關於金石字畫的考證等等書籍，出版的也不少。自然這些鑒賞與考證，多半出於幕僚手筆，但是端陶齋那時很自然的

便成了當代風雅盟主，連他的老前輩張之洞，與他相比，也覺得黯然失色。

中國的東南是富庶之區，南洋大臣兩江總督更是一個弄錢最便利的官階。端方在兩江總督任內，除弄了不少的眞假古董字畫以外，更弄了不少的金銀財寶。（喜歡古董字畫的，無論你怎樣精明，弄進來的有眞的，就不免有假的。不過端方收藏的鑑賞人才很多，他自己也不錯，他蒐集眞的好的多，但仍不免也有假的。）他便把大批的金銀財寶，拿去孝敬當朝慶記公司（軍機首席慶親王奕劻，世人稱之曰慶記公司，實官鬻爵，是他的家常便飯。）於是兩江總督再升到當時全國首席督撫，近畿封疆大吏的直隸總督，欽差北洋大臣。

為皇后照像被撤職

端方升任直隸總督不久，正遇着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死；在慈禧與光緒下葬，靈柩由北京起運的那一天，光緒帝的皇后（那時稱隆裕皇太后）親自送葬，車輦走到前門的時候，御道上有預設照相架在那裏照像。拿現在眼光看來一個大的宴會典禮如果沒有攝影，反覺是一種缺憾；但是在當年的滿清皇室，那是一種大不敬與侮慢的罪名。當時由護駕的侍衛就現場將照像人逮捕，一加審問，原來這照像的是天津一個普通照像館，奉端方的命來的。於是大小官吏都很憤慨，說這是對皇室的大不敬，尤其是隆裕皇太后，是一個新喪的中年寡婦，認為這是對她的一種侮辱。於是下了一道懿旨，措詞異常嚴厲，叫六部

九卿議定對端的處分。聽說議上去的處分，是降級和革去頂戴，而隆裕皇太后認為太輕，改為革職。一個赫赫有名的北洋大臣直隸總督，就因照像一事而丟官罷職。有人說：是因為端方對醇親王（當時的攝政王，與光緒同為老醇王奕譞的兒子，同時又是繼任皇帝宣統的生父。）看不起，說這個小孩子，知道什麼；這話傳到醇王耳朵裡去了，大不快活，便乘着隆裕的盛怒，下一記辣手，借此立威。

再被起用帶兵入川

端方這類人，自然不能安靜的家居；況且老慶記公司依然健在，自然隨時都在想方法「起用」端方，以報端方惠顧之情。但他是一個被皇太后攝政王所不喜的人，而且地位又相當重，平時很難有起用的機會；正遇着川漢鐵路風潮起了，保路同志會與四川總督趙爾豐，弄到勢不兩立。四川雖然離京城很遠，但究竟是一個西南重鎮，政府不能不趕緊設法收拾。於是慶親王奕劻便在攝政王面前力保端方，說端方是咱們滿洲人裡面善於因應的人，棄置實在可惜。當今正在用人之際，與其用些漢人，不如起用端方。攝政王是一個懦弱而無主見的人，況且事過境遷，對於端方的怨恨已經減到零度，又加之以四川的變亂，他實在無法收拾，便聽從了慶親王的主張，起用端方為欽差查辦大臣，叫端方火速帶兵入川，平定四川的亂子。

趙爾豐辭四川總督職，攝政王因為岑春煊做過四川總督，在四川的聲名還不壞，同時岑春煊

是岑毓英的兒子，所謂將門之後，便下詔以岑春煊繼趙爾豐為四川總督。誰知那時岑春煊正同慶親王弄得很惡劣，他不知道叫他繼趙而為四川總督是攝政王的主意，他認為這是慶親王故意給他小腳鞋穿，叫他去跳火坑。他同時在上海正迷戀一個妓女，捨不得離開上海的十里洋場，奉旨許久，他都稱病請假不到任。彼時四川情形相當嚴重，慶親王就公私兩全，再保端方在岑春煊未到任前，以欽差查辦大臣，兼署四川總督。這道聖旨下了不久，武昌就起義了。端方在奉命查辦四川鐵路風潮的時候，他是奉調駐在湖北第八鎮的三十三標全標，隨他入川，充作他的衛隊。一切餉彈接濟都由湖北負責。當時打算原來很週密，因為川鄂聯界，接濟便當，湖廣總督瑞澂也是旗人，而且是端方在內務府的舊同事。湖北第八鎮是當時的精銳隊伍，端方在湖北做過官，湖北士紳人民對他不但沒有惡感，而且多少有好的感情。同時第三十三標標統曾廣大，是端方在兩江總督任內的舊部，非常親信，所以他千選萬選，選中了三十三標。

當時川鄂的航運，完全是靠木船用人工拉牽，上水一天走上三十里，遇著大灘，一天有時僅能走十多里。端方帶了一標兵（約一千六、七百人），還有隨員眷屬夫役，浩浩蕩蕩約三、四千人，由宜昌溯江而上，到重慶雖只四百多公里，但是已經過了將近兩三個月。這兩三個月的時局變化太大了，武昌起義，南北交兵，各省響應，明詔議和，都在這短短的兩三個月中出现。

欽差成了階下囚

那個時候對外唯一的交通是有線電報，因為湖北陝西都有戰事或兵變，電報線斷了，電報不通，於是謠言騰起，三十三標的兵都是在湖北鄂東麻城孝感一帶招募來的，聽見外邊風言風語，說湖北發生戰事，軍心因為思家，不免有些搖動。誰知端方怕湖北排滿革命的消息，傳到軍隊裏，於他自己不利，便命令沒收一切下游入川的郵件，不准發送，一律銷毀。誰知這一來反而更壞了，軍士們其初僅僅是思家，後來因為音信不通，再加之軍隊中本有少數「革命理論家」（？）存在，於是便利用這個機會，拼命鼓吹排滿。端方帶三十三標入川，本來是護衛他的，到現在這護衛他的，變成最可能加害他的人。標統曾廣大在這種情形之下，也毫無辦法。好容易到了重慶，端方就住在重慶，不敢再向前走了。約莫有個把月，風聲一天比一天壞，軍士浮動的現狀一天比一天顯著，曾廣大看見不對，一個人先行棄職潛逃。曾廣大一走，軍士們便不再聽任何人的號令，他們自己舉出統率的人來。同時端方的隨從幕友都紛紛逃命，只留下端方和他的弟弟端老六兩弟兄，早已被衛兵監視，無法逃走。

這時三十三標的士兵，全部想立即回到湖北去，因為那時有一種謠傳說：鐵良蔭昌帶領北洋近衛軍（多數是滿洲人）到湖北來，把鄂東一帶的人民都屠殺完了。這些士兵多數是鄂東人，想回家去看看，到底是怎樣，如果是真的，便回去復仇。但是軍餉有問題，有人向三十三標的士

兵們獻計，說四川自流井是鹽商井商居住之所，非常富庶，叫他們簇擁着端方，到自流井去走一遭，盤川問題一定解決。大家贊成這個建議，就將端方當成犯人一樣的押解起程，由重慶向成都進發，打算到了資州，等自流井的鹽款提到，再作計議。

誰知到資州之後，赴自流井提款的人回來說：自流井管鹽款的官吏都跑的跑、藏的藏，找不着負責任的人，有錢也不知道向那裏去拿。最初端方離開重慶的時候，曾在重慶籌了三十萬兩銀子，預備在自流井起碼可以再提個三、四十萬，誰知自流井的希望已絕，於是三十三標由士兵舉出來維持現狀的統率人員，和士兵代表們大家集會商議，究竟如何行動。當時主張回湖北的幾乎是一致，雖然在成都有一個由湖北湖南兩省籍革命黨人所組織的革命軍司令部西部，派了三位湖北籍的黨人，連夜兼程趕到資州來，苦勸三十三標全標開赴成都，扶助四川建立一個由革命黨人掌握的軍政府，然後四川軍政府再以全力幫助三十三標鄂軍回湖北，却為三十三標的統率人所拒絕，他們那時一心只想回湖北，自流井的錢無法要，重慶的錢用去的一天比一天多，他們便決定不顧一切，乘重慶餘款還未完之前，趕緊作回湖北的打算，如果川資真的不够，到了湖北境界，自然有辦法。

月下暗室悲唱文昭關

回湖北的計劃決定之後，便討論到對端方的

處置。有人主張丟他在資州，不管他的死活，有人說：我們留着他的目的是在自流井弄錢，如今錢既弄不到，他又是滿州人，滿清政府殺了我們麻城孝感成千上萬的老百姓，我們為什麼不殺端方來報仇。這個提議一出，贊成的自然是多數，遂決定在啓程東下回鄂的時候，把端方兩兄弟一齊殺了。

端方在離開重慶的時候，因為隨從幕友都已散盡，已經狼狽不堪，到了資州，就行動都不許自由了。駐在資州城外一家私人花園裏（廖家花園），夜晚屋子裏連燈都沒有，只是房門口衛兵林立，監視極嚴。在端方被殺的前一天，正當陰曆月半，因為房中沒有燈，而月光正射在房內，端方大約有感於中，雖然沒有胡琴，他却高聲唱了一齣文昭關，據懂得戲的說：唱得蒼勁悲涼。第二天天將要明的時候，就由廖家花園，用轎子將端方兩兄弟抬到資州城內的天后宮（三十三標的司令部），由標統（士兵舉的）陳樹藩詢問，全標的高級官長都陪審，士兵則自由旁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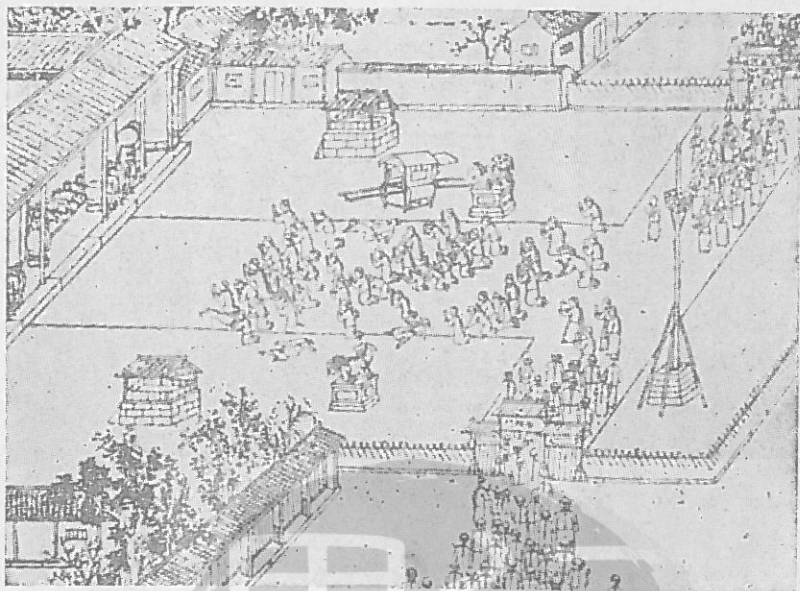
據端方口供，他不是滿州人，他是漢族人，他的本姓是姓陶，所以他又外號陶齋。在座審問他的人自然不信，他見此計不售，他就以感情相動。他說：他在湖北做官對湖北人很好，湖北人對他也不错，希望三十三標的士兵，能够依據這一點，放他一條生路。當時大家回答他說：你所說的都是私人感情，目前滿漢相爭，種族大仇，這不是私人情感所能相抵。端方到這時便四面叩頭求饒，結果還是不行。由一個司務長自告奮勇，來執行端方的死刑。

兄弟二人同被砍頭

誰知他從來沒有殺過人，既無經驗，所拿的刀又是一把沒有完全開口的戰刀（比指揮刀厚重一點），在端方的頸項上，砍了將近十刀，也沒有把頭砍下來。後來換一個士兵，換了一把鋼馬草的鋼刀，將端方的頭，用一個長木橈墊在底下，像砍豬頭一樣的，才將端方的頭砍下來。端方死了，端老六已經駭得魂不附體，話也不會說了，糊裏糊塗，就給那鋼馬草刀把頭當豬頭一樣的砍了下來。兩個頭砍下來，在天后宮的戲臺下邊，士兵們拿他當皮球樣踢，後來有人說：我們把端方殺了，回去黎都督問我們要證據，我們拿什麼東西來證明呢？於是商量的結果，便將端方兄弟兩人的首級，用兩個煤油空桶，盛些豆油，將頭顱用油浸起來。兩具沒有頭的屍身，便在天后宫廊屋下，找了一付不知誰人寄存的壽器，將兩弟兄的無頭屍身，裝在一個棺材裏。這兩個油浸的人頭帶回湖北，起初他們還很得意，在重慶時，他們還把那兩顆油浸人頭取出照像，後來到了武漢，聽說三十三標人被黎元洪大罵一頓，說他們把人頭帶回來，還要沿途取出照像，這是十足的野蠻人作風，傳出去，不但有損革命軍的聲譽，還要給歐美人士當我們是非洲吃人生番一樣看待。因此三十三標殺端方這個故事，鄂軍中人士，也不再以此引為自豪了。聽說端方弟兄兩人的首級由黎元洪還了他們的家屬。民國二年，端方家屬也派人入川，將兩具無頭屍身也運回北京去了。

田徵葵效忠趙爾豐

田徵葵是湖南湘西一帶的人，當時是滿清的記名提督，實缺四川松藩鎮總兵。（總兵是正二品，比提督小一級）他是湘軍軍功出身，年紀已



辛亥年四川民衆手捧光緒皇帝靈位到四川總督衙門請願，被清軍槍殺圖。

經六十多了。四川的巡防營（就是省防軍），一共約有八九十營，每一營不過三百人，分成十幾個統領統率。統領有的是文官府道，有的是武官參將副將。但是爲指揮統一起見，在十多個統領之上，設一個總統。四川過去巡防軍的總統是馬維祺。

馬維祺是四川實缺提督，雲南人，岑毓英的部將，以軍功保至提督。馬爲人謹慎，不喜外驚，趙爾豐任總督時，感覺得馬提督暮氣太深，便將他的巡防營總統拿了下來，另給田徵葵繼任。

巡防營中，除了本省人以外，最多的是湖南人。當時巡防軍裏哥老會勢力強大得很。馬維祺不是湖南人，又不在圈子裏，在巡防營，不發生任何私的關係。田徵葵來了，這就不同了。第一他是湖南人，巡防營裏有近半數的湖南士兵；第二田徵葵是洪門仁堂龍頭大哥。因此田徵葵繼統四川巡防營，在當時頗有實力；田是一個老粗，什麼不懂，一味的任性。四川保路同志會事起，巡防營中四川籍的士兵將領們，都受了碼頭上的招呼，不與四川保路同志會的人作對。惟有田徵葵，他因感於趙爾豐對他個人的知遇，他便利用他湖南人與龍頭大哥的關係，凡是湖南省籍的巡防營，都對趙爾豐十分賣力，對四川保路同志會有很多的地方予以嚴重的打擊。四川東戰場巡防營兵變，田徵葵是出了大力。後來兵變未能擴大，趙爾豐反因此送了

老命；田徵葵知道不好了，三十六策，走爲上策，便由成都微服東下。

潛逃仍招搖終被捕殺

到了重慶，他以為重慶是蜀軍政府管轄地區（當時成都稱四川軍政府，都督是尹昌衡，重慶稱蜀軍政府，正都督是張培爵，副都督是夏之時）。他已逃出網羅，不要緊了，他到重慶之後，便不十分收斂行跡，公開出來拜客赴宴。誰知他由成都私逃出來時，四川軍政府就打了一個密電給重慶的蜀軍政府，告訴他田徵葵微服東下，希望注意拿獲，即請就地正法。這電報到了重慶，田徵葵還在小樑子一家著名私娼家裏大譁賓客，蜀軍政府絲毫不費力，就把田徵葵拿來了。當時四川巡防營所遺留的人與鎗枝還不在少數，四川成都重慶兩方面的當局，都怕這一個惡勢力死灰復燃。而能够運用這個勢力的人，田徵葵是首屈一指，因此在消滅反側，永絕後患這兩個原則之下，四川軍政府與蜀軍政府是相同的。於是田徵葵便於被捕後三小時，即被殺於重慶蜀軍政府（前清川東道衙門）的影壁前邊。

田徵葵那時鬚眉皆白，身體很魁梧。死了之後，由重慶哥老會的人出來收屍安葬，化紙錢排路祭的還很多。

由此可見田徵葵在哥老會中，是有他的勢力的，如果不殺，將來可能多生枝節。同時田徵葵如果微服東下，到達重慶，並不停留，或是不公開露面，他這條老命也可能留着，不致於年過花甲，而身首異處。